

君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

故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

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

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

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

傳作列傳 小字在

前行後漢 二之字

無子字

理作治

燥作乾燥

書燥字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  
 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為  
 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  
 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  
 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  
 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  
 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  
 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牡作雄傍書牡字

詩大雅曰哲夫成

城拍婦

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  
 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  
 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  
 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  
 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  
 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  
 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  
 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

本書亦作位是

無鏡字

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

無垣煌二字

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誼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觀下舊有闕字刪之

無園字役字傍書侈字

但作但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宜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

在作有

校

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  
 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  
 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  
 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  
 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  
 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  
 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  
 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  
 飲醢而卒

夕作凡

臧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喜五年為大尉是時宦官  
 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  
 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  
 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  
 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為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  
 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  
 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至今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蛟竦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

鑑作覽

邪作耶

蟲作出

法言曰賦者童子雕

生也刻壯夫不為也

技作伎

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勝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謹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鶴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  
 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  
 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  
 怪則修政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  
 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  
 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  
 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  
 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  
 之心哉

音力侯大猶勤

沒作歿

捷作捷

張皓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  
 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  
 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  
 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  
 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  
 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  
 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  
 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底作廠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疆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効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

耶

偷上有相字  
游作遊

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

捷作捷

舊無順  
帝二字  
補之

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為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种嵩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

無以字却作耶

命作令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紆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

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

今作令  
蠶作吞  
饑作飢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

陛下遠覽疆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鬪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

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坤作此

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

剖作劉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雲衆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

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實之異、況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

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良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



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  
召瑜拜為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為司隸校尉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詡輒案  
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  
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  
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  
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舊無有  
字補之

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等知詡以忠  
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  
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  
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  
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  
林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  
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詡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  
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  
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

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  
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詔駁曰  
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  
愚憫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答之而已詔好  
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  
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  
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

也舊作  
者改之

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  
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  
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  
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  
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  
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  
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  
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  
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  
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  
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  
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  
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  
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  
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  
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  
尉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當上肩親字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  
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  
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  
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  
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  
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  
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  
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  
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

思作思

無送字

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  
 鄉里羗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  
 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  
 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  
 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  
 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  
 陳戰歿，諡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  
 守倚恃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勢

意

和下有也

騫作蹇

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  
 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  
 夫繼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  
 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  
 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怨之如初。徵拜討虜  
 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  
 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  
 顧問，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  
 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

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揚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

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勲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閹豎，災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仕作任

熹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誓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不於

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  
蜺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  
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  
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  
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  
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堤防明  
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  
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  
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珪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  
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  
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  
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  
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  
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  
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

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劭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婿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劭劭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本書無傷字

強 愍

郡作陽

無以下之以字

壁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敬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  
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  
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  
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  
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  
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  
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

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脩已安民爲  
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  
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  
司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  
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  
者離毀刑宰不覆競共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  
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  
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

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  
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  
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  
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  
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  
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雄之所言、皆明達  
治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  
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  
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  
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爲尚書、時三輔大旱、五  
穀災傷、天子親自策問、舉對曰、夫陰陽閉隔、則  
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  
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  
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

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  
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  
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  
已、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  
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  
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  
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

希作求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  
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  
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  
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  
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  
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  
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  
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

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  
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  
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  
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  
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  
主威改亂適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拔  
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  
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

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  
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  
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  
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  
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  
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  
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冲帝即位為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赫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是為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版正

志下有當字

取作要

味下有在

四序修施周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赫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

冀字

劉作鄧

鐵鎖

無字

命作終

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  
 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大  
 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  
 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  
 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  
 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鈇、  
 鎖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  
 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患、  
 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  
 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  
 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  
 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  
 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  
 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  
 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  
 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奸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質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

皇作所誥作誅

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士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列傳

文化紀元八月廿日校合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後漢書四

傳

無四字  
傳列作列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時皇子有疾  
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賈書詣京  
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  
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  
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



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  
弟渤海王愷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  
恃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  
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  
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  
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  
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愷憑至親  
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辟

悖

滯

宣作以

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

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

羊勝伍被之變刑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

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

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

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

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

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

其事後愷竟坐逆謀貶爲瘿陶王弼遷河東太

慶

舊無為  
太尉三  
字補之

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偽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拖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為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

左作右傍書云或

本左

無合字

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

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

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

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

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等帝不

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

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難作寢傍書云  
難本文

書作治修書言本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

陛下豐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四

四

無在字

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銅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官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

撥作幾傍書云機  
本文

脩

舊無以  
蕃至書

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  
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  
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  
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慙慙示變、以悟陛下、  
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  
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  
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  
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卽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事九字  
補之

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  
盡力、微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  
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  
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  
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  
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  
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蹢躅、道路諠譁、言

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

論曰不別提

作駢馳岨岨字傍書云岨本文

阮阮之記

阮作阮

論悖俗而驅馳岨阮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

世字傍書

云俗本書

己

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

上上無字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  
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  
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  
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  
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  
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  
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  
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強、臣恐二  
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喝喝作顯

范作范  
凌作凌

范作范  
凌作凌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  
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  
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為  
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  
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  
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  
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郎張陵、媯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漢書台

卷之二十四

七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膺宜以次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善作告

善作告

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旣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



王甫爲黃門令，用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傳下有序字四

字爲小字之行在後

行初字上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禁坐猶滿坐

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  
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祠延陵  
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  
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  
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  
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  
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鑄  
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

民字傍書人字

民字傍書人字

吏作史

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

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

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

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

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

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

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

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

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革風始於二守

民字傍書人字

化侔治傍書化

本書

卷之二十四

民字傍書人字

十一

氏字傍書人字

無戒字

董宣上  
有酷吏之傳字

董宣上  
脫酷吏

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民生為立祠  
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  
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  
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  
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  
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  
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官訴帝帝

歲

枹

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  
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  
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  
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  
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  
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  
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  
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  
不鳴董少平也

漢書卷之二十四

十二

論曰不別提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猶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

臧

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傳下有序字四字

為小字二行在後

行之首

無宣字

命作令

勤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四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四

十三

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

閹作閹傍書三以本

作閹

虎作武巨作呂

其列如某之布列

單作殫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

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  
 官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  
 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  
 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  
 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  
 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  
 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官、徐璜  
 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  
 超、官、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自賜錢至各萬 舊無五  
 三千戶二十字至各

千二十  
 字補之

與誅之。官、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  
 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  
 百萬。官、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  
 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  
 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  
 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  
 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  
 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  
 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

喪作駕

虎字修書字武

列作別修書列

本文

駁作較

駁作較

具獨坐徐臥虎唐兩隋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  
 窮極技巧金銀罽毼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  
 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  
 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  
 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  
 郡辜馘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  
 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  
 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愴罪惡及其兄大  
 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

起及帶衡作及起

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  
 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  
 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  
 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  
 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  
 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為益州  
 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  
 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

劫

二作四傍書一字

人作民傍書人字

元一可之一

深廣傍書重深

關作關

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  
 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  
 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  
 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  
 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  
 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  
 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  
 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豐請誅之而覽伺候遮  
 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  
 御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  
 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  
 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  
 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  
 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  
 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  
 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



瑒封作王尉

舊無有 何至曹

朱瑒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瑒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瑒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節十四 字補之

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千上有二字傍書

云本文無之

舊無六 百二字 補之

傍書云 六百本

河南下有成

皋字無小黃

三字

諛作說揚書

諛本口作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  
 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  
 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  
 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  
 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甫等並為列侯節等讒詔媚主佞邪徼寵放毒  
 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掩  
 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  
 世為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耶

單作彈傍書單字

二氏並作人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  
 授位乖越陰陽乖刺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  
 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  
 下捐改既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  
 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  
 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  
 放効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  
 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  
 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

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  
 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  
 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  
 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  
 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  
 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  
 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  
 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  
 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玳作病下傍音玳本支

時作皆

之咎明鏡無見玳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  
 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玳則不當照也願陛下  
 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玳為責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  
 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  
 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  
 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  
 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  
 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為我

咸作感傷書云

家不作咸

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他時  
 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  
 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  
 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為涼州  
 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  
 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  
 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  
 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

人作民傷書人

擢作較停書權  
 本書作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  
 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  
 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  
 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  
 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  
 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

道作通傍

書曰道平書

舊無收  
掠死獄  
中五字  
補之

不上有國字

銅字傍書同本又後

脩作治傍書脩本

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譖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

一應請其價也

至腐積官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脩作治傷書脩字

父作公

嘗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  
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  
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  
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  
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  
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  
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  
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  
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為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  
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  
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  
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  
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  
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  
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林作故

四字為小字三行在後  
行之首

光武作世祖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誓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容作容傍

言眉本又作

元年作二年

學

太保本

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莠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

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  
 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  
 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  
 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  
 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  
 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  
 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

民作人三字為小字  
 二行在後行首

陛下有下字傍書  
 階見本文無下字

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  
 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誇上求高皆大  
 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  
 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  
 學及世祖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  
 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

無少字



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  
 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治耶光眠不應良久  
 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  
 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  
 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  
 日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  
 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  
 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

耶並作耶  
 理作化

世字傍書代  
 作本又

荒下有傳字二字

為小字二行在放行首

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  
 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溫自與言老父  
 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  
 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  
 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  
 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  
 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  
 去

西羌

民作人

所下句見字

漢書不日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  
 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  
 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  
 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宜明威防、世  
 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  
 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  
 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  
 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  
 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

千作万傍言千片

諸上有时字

無以字

唐戰羌眾折傷種人互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  
 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  
 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為寇  
 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  
 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  
 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  
 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  
 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

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  
 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  
 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隲  
 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  
 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  
 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  
 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  
 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  
 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一作二

馬丘

類上有反字

不可勝數作其以徒

虛作虛

論曰接前行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  
 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  
 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  
 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  
 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自羌叛十餘年間  
 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  
 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  
 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

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  
 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  
 桴革暫動則屬鞬而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  
 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  
 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  
 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  
 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  
 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  
 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無趙字

馬援傷書三游本支

世傷書代字  
略作典

鮮卑作鳥

桓鮮卑傳五字

為小字二行在

後行之首

載作戎

載作戎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  
 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為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  
 二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  
 乃拜田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  
 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  
 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鬪顏瀚海之事征討  
 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

傷注本文無積字

本文無餘字

二民並作人

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  
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  
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  
民俱匱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  
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  
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  
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  
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  
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

衆作於

於作何

河作海

或校無爭字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  
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  
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也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  
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  
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  
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

欲上有日月字

民備書人字

邪  
之字蟲  
人作民備書人字

曾序傷書書本文作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  
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  
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  
以發德音也夫郵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  
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  
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  
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  
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

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  
各帥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  
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無檀石槐命

三部大人

千作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當卷點事子細同于弟廿二卷

越州刺史平

文化戊寅九月十日對校

辨類

卷之二十四

